



科技擴張下的地方應變： 從保生宮看寶山大崎聚落的社會韌性

張家安*

摘要

本研究以4年（2021-2024）長期民族誌，追蹤新竹縣寶山鄉大崎聚落在2018年啓動之新竹科學園區「寶山擴建計畫」擾動下的社會過程。場域以擁有近兩百年歷史的保生宮為核心，聚焦在受到竹科擴建擾動社會過程中，儀式與社群網絡如何維繫並轉化。

本文將「社會韌性」化為以下可觀察項目，包括：儀式連續不中斷、居民回流參與、治理續航以及資源接續與文化永續。研究結果發現拆遷後其活動參與度約維持八至九成；保生宮作為大崎聚落的信仰中心，採「先建後拆」，舊址近兩年充當公共場域；外移出安頓戶形成回流型參與；社區發展協會吸納新舊住民；「農曆初二客家山歌交流活動」持續運作；民間、學界與企業啓動紀錄片、走讀活動、書寫口述歷史與數位保存等工作，使在地社會從「被動維持」逐步轉為「主動型」知識治理。遷建決策中的「4個聖筊」可視為儀式化的集體決策程序，在高度不確定與權限受限的情境下，降低內部分歧與協調成本，強化後續動員。

研究發現，大崎聚落的回應並非單向走向瓦解，而是由被動維持走向主動創新的社會重組。在面對國家重大科技開發時，傳統信仰場域與地方組織具有關鍵的調節與連結功能，足以作為理解科技開發衝擊下地方社會回應能力的重要切面。

關鍵字：新竹科學園區、土地徵收、科技擴張、社會韌性、大崎聚落、客家社會

*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博士生，本文改寫自筆者於2024年發表之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客家社會與文化碩士專班畢業論文。

Local Adaptation under Technological Expansion: Baosheng Temple and the Social Resilience of the Daqi Settlement in Baoshan

Chia-An Chang

Abstract

This study draws on four years of long-term ethnographic fieldwork (2021-2024) to trace the social processes of the Daqi settlement in Baoshan Township, Hsinchu County, under the disturbance brought about by the Baoshan Expansion Project of the Hsinchu Science Park, launched in 2018. Centering on Baosheng Temple, a religious institution with nearly two hundred years of history, the research examines how rituals and community networks have been maintained and transformed amid the social disruptions caused by the science park expansion.

In this article, social resilience is operationalized into the following observable dimensions: continuity of rituals without interruption, return participation of residents, sustainability of local governance, and continuity of resources alongside cultural sustainability. The findings show that, after relocation and demolition, participation levels remained at approximately 80 to 90 percent. As the religious center of the Daqi settlement, Baosheng Temple adopted a build first, demolish later strategy, while its old site continued to serve as a public space for nearly two years. Households resettled elsewhere developed patterns of return-based participation. The Community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incorporated both long-term and new residents. The practice of Hakka mountain songs one the second day per month of the Lunar Calendar continued to operate. At the same time, local residents, academics, and enterprises initiated documentary production, walking tours, oral history writing, and digital preservation, enabling the local community to move gradually from passive maintenance toward proactive knowledge governance. The four consecutively positive divination blocks employed in decisions concerning temple relocation may be understood as a ritualized form of collective decision-making; under conditions of high uncertainty and limited authority, this process reduced internal disagreement and coordination costs, thereby strengthening subsequent mobilization.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response of the Daqi settlement was not a one-way trajectory toward disintegration, but rather a process of social reorganization moving from passive maintenance to proactive innovation. In the face of major state-le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traditional religious spaces and local organizations played a crucial mediating and connective role, offering an important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capacity of local society to respond to the impacts of technological expansion.

Keywords: Hsinchu Science Park, Land Expropriation, Technological Expansion, Social Resilience, Daqi Settlement, Hakka Society



一、前言

「村民離開家園後，大崎村還會是大崎村嗎？」2022 年春天，COVID-19 疫情肆虐全球的同時，寶山鄉大崎村民正急速上演著家園及農田被徵收，舉家收拾行李、趕著搬家的故事。現在我們走進大崎村，在徵收範圍內，已不見人蹤，映入眼簾的只剩下塵土飛揚的工地、奔馳在鄉間小路的工程車，和暫時留在原地的大崎保生宮。幾處廢墟民宅裡，散落的日曆還停留在村民離開家園的那一天。¹

筆者自 2021 年起進入大崎田野，2 年間與夥伴在《島生新竹誌》專欄紀錄所見。新竹科學園區寶山擴建計畫案自 2018 年啓動，分期徵收寶山鄉大崎村土地，範圍涵蓋祀奉保生大帝、將近兩百年歷史的保生宮與周邊客家聚落。雖多數住戶已搬遷，信仰中心保生宮仍在特定時間點聚集人們：或為福德正神、保生大帝誕辰等祭典法會，或遠赴北港、新港迎媽祖回到大崎聚落祭祀，或在農曆初二回來唱客家山歌，或僅為與老鄰居敘舊。大量工地作業人流與被包圍的廟埕交錯，保生宮遂成為已遷離者與工人們的臨時集散地與情感座標。

在這片被徵收的土地上，保生宮成為了一個暫時維繫著村民們的所在地，它不僅是信仰中心，更是人們情感的寄託和對於這個兩百年歷史聚落的記憶。本文由此提問：當居住場域鬆動或斷裂時，儀式與社群網絡如何維繫、調節與再組織？本文以大崎聚落信仰中心「保生宮」作為聚落的核心場域，分析新竹科學園區對於周邊客庄聚落的影響，並討論地方社會如何在擾動中展現連續性與回復力，以及從被動維持走向主動創新的條件。

二、科技擴張下的地方應變

（一）科學園區發展策略的回顧

Castells 與 Hall（1994）對全球科學城市（Technopoles）的實證研究指出，成功

1 張家安，2023，〈再見大崎，後會有期〉，《島生新竹誌》，https://medium.com/@Taiwan_Isles/島生新竹誌-再見大崎-後會有期-cd0489c282fe，取用日期：2023 年 7 月 30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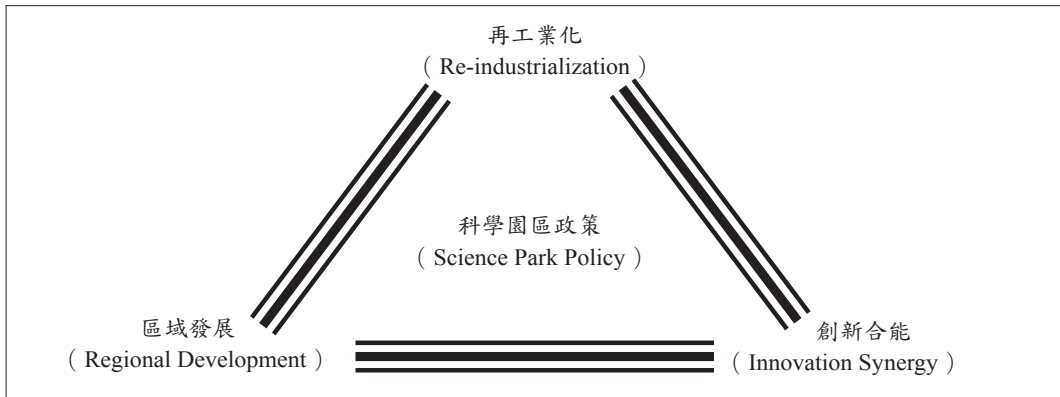


圖 1 Technopoles 科學園區發展策略理念示意圖。（資料來源：Castells 與 Hall，1994）

的科學城市必須同時具備以下 3 項關鍵條件：（1）再工業化（Re-industrialization），以創造新興產業；（2）促進區域發展，並發揮調節地區差距的功能；（3）形塑研發活動的創新綜效（Innovation Synergy），以帶動研發與上下游的鏈結發展。此一政策三角常被期待能透過科學城的外溢效果（Spillover）強化在地經濟，同時留著與吸引高階研發人才。然而，3 個目標之間本質上存在著張力，一面追求全球競爭力，另一面要兼顧在地公平與生活品質，政策上難以「三方皆贏」

臺灣自 1980 年設立科學園區以來，由國科會轄下的科管局統籌行政與產業發展事務。1980 年代末政府推動「新竹科學城」構想，嘗試回應園區與地方間的矛盾。研究顯示，園區確實帶動經濟發展與推升新竹縣市人均所得與人力資本（王元杰 1998），並帶動寶山鄉人口與提升教育水準，助益地方產業。然而，亦伴隨土地徵收、房價高漲、交通壅塞與生活成本上升等問題，造成地方邊緣化。多位學者（陳柳均 2000；呂清松 1997；謝志龍 2012；蔡偉銑 2014；杜文苓與陳致中 2007；徐作聖 2001；胡太山 2006）因此主張，唯有強化在地情感認同與治理協力（中央——地方——園區），方能讓園區與地方形成較具韌性的共生。

近年，「科技島」已成為國家與企業共享的發展語彙。在國際經濟高度競爭之下，高科技產業無疑是提升臺灣經濟競爭力的一項重要指標。「打造科技島」，所牽動的地方文化生態衝擊，卻是值得我們思索的，臺灣第一個科學園區「新竹科學園區」正值得我們從這個角度切入思考（李政亮 2000）。



COVID-19 後全球「晶片荒」推升半導體擴產需求，讓臺灣半導體產業面臨更快速的產業成長，亦加速園區外延的都市化力道。進步的半導體技術突破而產生的內爆能量，讓這個晶片計畫持續發展，而其外延的都市化力道更是箭在弦上。隨著竹科地區晶片需求的不斷增加，土地徵收成爲一個持續進行的過程，而非單一事件個案。晶片產業的快速發展帶動了相應的供應鏈和生產基地的擴張，這對於竹科周邊地區的土地使用和開發提出了新的挑戰和需求。政府和相關部門將不斷調整土地政策，以滿足晶片產業的發展需求，同時也需要考慮土地使用的合理性和可持續性，以確保地區的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的平衡（莊雅仲 2019、2021、2024）。

就人權與安置標準而言，聯合國於 1998 年（聯合國 1998）頒訂《國內迫遷指導原則》（Guiding Principles on Internal Displacement），² 強調強制遷離人民的行爲涉及重大的人權侵害風險，除非屬必要且無可取代情況，否則應避免以推動大型公共工程或基礎建設爲由，進行大規模的強制迫遷行動。過去 40 年間，科學園區開發已深刻改變新竹地區的客庄聚落，然而，至今臺灣的科學園區建設仍缺乏完善的安置機制，例如「先建後拆」的制度性保障，多以「協議價購」個別協商處理賠償問題，難以保障原居民權益，亦造成社會連續性形成考驗。

（二）地方信仰中心與社會韌性

臺灣的地方社會中，地方信仰中心長期扮演著凝聚人心與維繫地方秩序的重要角色。林美容（1986）以南投縣草屯鎮爲例，提出「祭祀圈」作爲一種特殊的「地方組織」，說明臺灣漢人村庄內部如何透過共同的神明信仰來組織與鞏固地方社會。周宗賢（1983）亦指出，臺灣村落中的公廟往往身兼多重角色，是村民日常生活的樞紐，也是具有實質影響力的地方自治機構，承擔社交、教育、娛樂與外部協調等多項任務。地方上的村民對公廟有著認同，是村民共同的精神信仰寄託。

然而，當面對土地開發與徵收壓力時，信仰空間與地方社會的連結可能鬆動。羅景賢（2015）指出，當原本的信仰中心被轉化爲宗教園區或公園等設施，隨著

2 聯合國，1986-1998，國內迫遷指導原則 (Guiding Principles on Internal Displacement)，聯合國出版。

原住戶的離散，信仰體系逐漸失去實質內涵，形同虛設。許惠如（2025）則強調，廟宇拆遷不僅是建築物的轉移，更象徵著在地居民對於公共性與社會需求的剝奪，導致傳統信仰在社區中的整合力與影響力減弱。

桃園航空城提供一個可對照的情境：竹圍福海宮在被劃入區段徵收範圍後，原祭祀圈與信徒支持弱化，最終搬遷（郭叡 2021）。海口福元宮遷至桃園機場第三跑道以南，靠近航空城博物館附近的重劃街廓區域中。筆者亦曾前往該地調查，根據當地居民與廟方的訪談，³該廟宇於 2021 年桃園航空城第一期拆遷戶，平日較少原有居民回訪進香明顯減少，但每到祭祀祭典時間，搬離開的居民多數會回到這個暫時設置的臨時紅壇，回來參加祭祀儀式，並與老鄰居敘舊。廟方表示，期盼將來安遷社區與廟宇重建後，能夠盡快回復到往日的熱鬧場景。唐植梅（2023）則指出，在信仰空間改變或遷移後，廟方須重新與新社區建立關係、重拾居民對神明的集體記憶與宗教依賴，才能維繫其社會功能。

社會韌性（Resilience）源自拉丁語 Resilio，原意為「彈回」，指當系統在遭受擾動或破壞後，維持核心功能、調整結構並回復穩定或回到原本的狀態的能力。⁴對地方社會而言，社會韌性是指一個社會系統在面對各種變遷、衝擊和災害時，能夠適應、恢復和重建的能力。若一個社會系統能夠有高度韌性，則代表該社會系統在面對上述問題時，能在變遷中找到新的平衡，並能夠適應和恢復及擁有重建的能力。社會韌性不僅適用於面對天然災害的情境，在面對科學園區發展政策所帶來的衝擊時，在地社會的韌性亦顯得格外關鍵。吳肇桐與周琪雅指出，社會韌性不僅體現在制度與組織層面，亦涵蓋個體與社區等多層次的回應與調適能力。隨著氣候變遷、自然災害、經濟不確定性等挑戰日益嚴峻，社會韌性的概念在當代社會治理中愈加重要。建構社會韌性是一項系統性的整合工程，需仰賴政府、企業、社會組織與公民個體的共同參與與協力（吳肇桐 2020、周琪雅 2020）。

在社會韌性研究中，韌性並非單一穩定狀態，而是可區分為不同層次的回應模式。本文將社群在面對外部壓力與擾動時，所展現的因應能力區分為「被動韌

3 在地居民訪談紀錄，2025，訪談日期：2025 年 8 月 17 日。

4 陳慈忻，2023，災難，然後（五）：社會的韌性，<https://pansci.asia/archives/54428>，取用日期：2024 年 2 月 17 日。



性」與「主動韌性」兩個分析層次。所謂被動韌性，係指社群在高度結構限制與不確定情境下，透過既有制度、儀式與關係網絡，維持基本秩序與社會功能不中斷，其核心在於「撐住」以維持基本社會再生產，而非改變（Adger 2000）。相對地，主動韌性則指社群在初步穩定後，開始進行制度性與組織層次的調整與再組織，透過組織轉型、網絡擴張與外部連結，主動回應結構性變遷，並嘗試形塑新的行動條件（Béné et al. 2012；Fiksel 2006）。以上兩者並非二分對立，而是在時間序上呈現可能的轉化關係。

在面對科學園區進駐與持續擴張所帶來的壓力與擾動下，聚落宗教信仰中心與社區組織如何透過「儀式連續、互助網絡、治理分工與外部連結」等機制，維持或重建社群功能，正是本文欲進一步探討的核心問題。

三、大崎聚落概述

（一）自然環境與區位

寶山鄉位於新竹縣東南側，東鄰竹東鎮，西接新竹市香山區，南界北埔、峨眉及苗栗頭份，北與新竹市相鄰。全鄉東西長約 14 公里、南北寬 8.45 公里，總面積 64.79 平方公里（約占新竹縣總面積 4.54%），為全縣第六大行政區。大崎村位於寶山鄉北側，左接雙溪、北鄰新竹市東區，緊鄰新竹科學園區南界，地處分割丘陵與客雅溪上游谷地，海拔約 60 公尺。

寶山鄉地形多以丘陵為主，雙溪沿岸僅見零星河谷平地，整體地勢東南高、西北低，起伏明顯、山路蜿蜒。大崎聚落位於丘陵起伏較大的北側，屬散村形態。當地長者回憶，昔日自油田、三峰或峨眉一帶運送農作至新竹，多取道此段崎嶇的石子路，大崎因此得名（新竹縣政府 2008）。⁵

新城斷層呈東北——西南走向，為青草湖背斜與柑仔崎向斜之間的低角度逆掩斷層，據中國石油公司鑽井與相關調查資料顯示，自更新世以來仍具活動性（新

5 地方居民訪談，訪談日期：2023 年 7 月 19 日。



圖 2 大崎村位置圖。（資料來源：寶山鄉公所，2024）

竹縣寶山鄉公所 2006；畢慶昌 1958）。臺灣大學地質系陳文山教授指出，新城斷層為目前國內唯一因開發行為而揭露的第一級活動斷層，曾於新竹科學園區第三期（原篤行營區）開發過程中出現泥土液化現象，顯示其活動性已影響至地表。竹科管理局指出，篤行營區開發已依規避原則處理，華邦與旺宏等廠商亦進行鑽探與抗震設計，應無安全疑慮（陳文山 2018）。寶山擴建計畫案經環評後，則已將新城斷層地質敏感區從徵收範圍移除。

水系方面，寶山鄉地勢多山，為多條河川上游地帶，分屬頭前溪、客雅溪、鹽水港溪及中港溪四大水系。其中，大崎村位於北部，屬客雅溪上游，雙溪自南向北匯流；客雅溪（舊稱隙子溪、洽水溪）為鄉內最大河川，全長約 24 公里，流域面積約 45.6 平方公里，最終流入臺灣海峽（新竹縣寶山鄉公所 2006）。寶山水庫於 1984 年完工，1986 年啓用以供應新竹科學園區用水。因應需求增加，1997 年啓動寶二水庫計畫，2006 年完工。然而，園區用水長期優先，地方居民多仰賴頭前溪等水源，品質堪慮，引發社會爭議。2019 年居民成立「我們要喝乾淨水行動聯盟」，並於 2021 年地方公投以 87% 支持率通過《廢污水管理自治條例》，訴求保障水源安全。⁶ 相隔近 4 年，新竹市政府公告廢水及污水排放管理自治條例

6 陳文山，2018，新竹科學園區施工時挖掘出的新城斷層，<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SeeZhubei/permalink/1990695037817732/>，取用日期：2022 年 5 月 14 日。



生效，為全國首例。⁷

（二）歷史人文與保生宮概述

1. 聚落沿革與行政變遷

寶山鄉大崎村原為平埔族道卡斯族聚落活動範圍，清康熙年間漢人沿客雅溪上溯入墾，雍正年間粵人古通俊、閩人呂明友來此開墾，至嘉慶年間郭陳蘇開墾至大崎、雙溪一帶，設有大崎隘寮與雙溪隘寮（寶山鄉公所 2006；鄭飄 2013）。

行政沿革上，清光緒 20 年（1894）時屬於「新竹縣竹塹堡大崎莊」，日治時期 1901 年屬於「新竹廳北埔支廳雙溪庄」，1920 年隸屬於「新竹州竹東郡雙溪大字」，1945 年改屬新竹市寶山區大崎村，1950 年後至今，隸屬於新竹縣寶山鄉大崎村（施添福 2010）。地方空間歷經平埔狩獵場——清代客庄農地——日治工業聚落——戰後眷村與篤行營區的轉變，1980 年轉型為新竹科學園區核心用地。大崎村人口長年維持約 2,000 人，2008 年約 1,683 人，⁸2020 年增至 2,176 人。因寶山擴建計畫實施，2024 年降至 2,100 人。⁹

2. 保生宮廟史沿革

清領時期本地因與原住民衝突不斷，府城乃派兵前來鎮壓，軍隊駐紮此地，原住民頓時銷聲匿跡，駐軍乃於休養生息之際大事開墾，一片無際荒地盡成良田，四圍平靖衣食富足。為祈求地方安寧，居民於墾地奉祀土地公，定期舉行祭典。道光 9 年（1829），郭、陳、蘇三姓墾首合力建廟，正式奉祀保生大帝，自此形成制度化的祭祀活動。廟宇建立後吸引居民聚集，逐漸形成百餘戶人家的聚落，敦親睦鄰，展現早期共榮共處的社會風貌。¹⁰

7 林靜梅，彭耀祖，2025，4 年前地方公投過關 竹市廢污水自治條例創全台首例，<https://news.pts.org.tw/article/766392>，取用日期：2025 年 8 月 22 日。

8 施添福，2010，《臺灣地名辭書，卷十四，新竹縣》，南投，臺灣文獻館，頁 349-360。根據作者群調查，新竹縣寶山鄉大崎村，於 2008 年 12 月底，人口約為 1,683 人。

9 新竹縣寶山鄉公所，新竹縣寶山鄉人口數量資料，<https://www.hcpst.gov.tw/cht/index.php?code=list&ids=89>，取用日期：2024 年 4 月 2 日。

10 保生宮，2011，新竹縣寶山保生宮官方網站，取用日期：2022 年 5 月 14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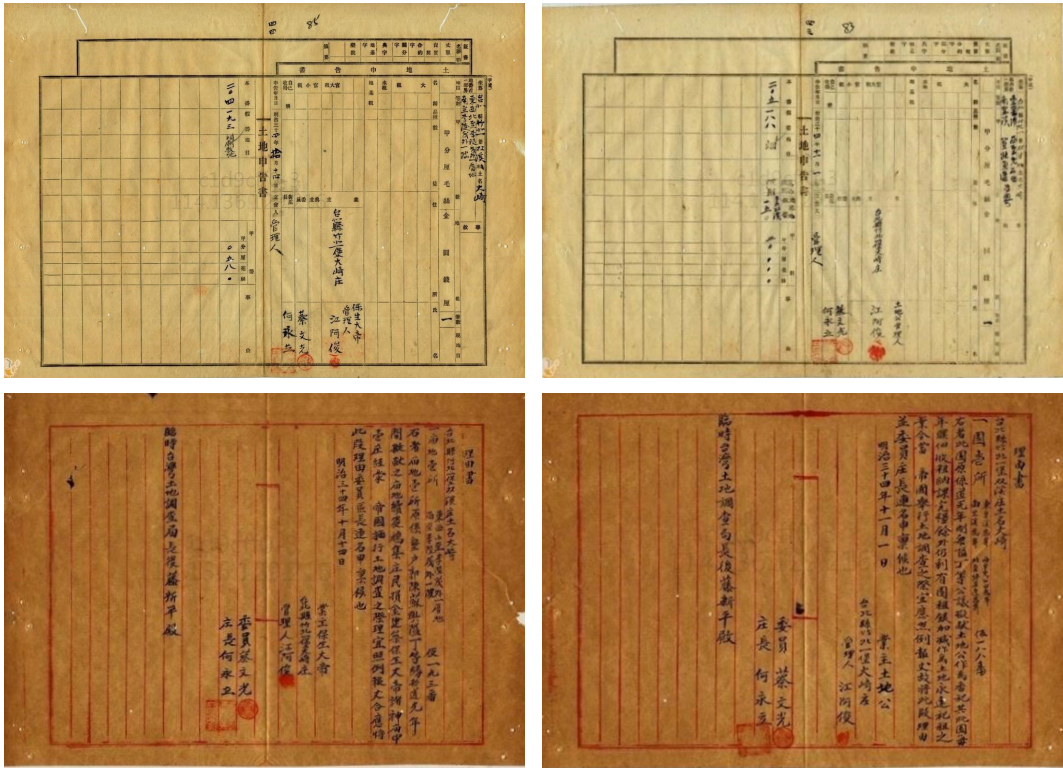


圖 3 日治時期土地申告書中的保生宮。（資料來源：國史館）

日治時期，該廟宇名為「保生大帝廟」。根據日治時期總督府的《土地申告書》（圖 3），保生宮原名「保生大帝廟」，其名下登記有兩筆土地，分別登記於保生大帝與土地公的管理人名下。該土地為清道光年間，由郭、陳、蘇三姓墾戶與隘丁集體公議捐獻捐出。其中土地公所屬的「畑」為透過租賃方式收取租糧，作為土地公永久祭祀經費的來源。廟宇建築因年久失修，於清同治 2 年（1863）由地方仕紳發起重建。日治時期明治 33 年（1900）因年久失修倒壞，於隔年明治 34 年（1901）10 月重建保生大帝廟。大正 3 年（1914）改建為土造五間，昭和 8 年（1933）廟宇再次傾倒，由彭榮新先生發起改建，並於昭和 10 年（1935）完工，改名為「保生宮」，又於民國 58 年（1969）重建為磚造六間，民國 60 年（1971）完工。後於民國 102 年（2013）重修，民國 104 年（2015）完工，奠定今日廟貌。

保生宮主祀保生大帝，並供奉五穀神農大帝、福德正神、觀音菩薩、三山國



王、義民爺、文昌帝君、虎爺及五營將軍。眾神明庇佑一方，降福於民，成爲百姓安身立命的寄託。保生宮不僅是本地宗教信仰中心，更是村民聚會與公共討論的重要場所。廟內舉辦的祭典與酬神法會，連繫村民情感，也成爲傳承在地客家文化重要的關鍵。農曆 3 月 15 日是保生大帝誕辰，是保生宮的大節日，村民準備鮮花素果前來恭祝保生大帝聖誕千秋。每到中秋時分，廟方會舉行收冬平安祭典，村民們參加廟方舉辦的闖大雞比賽，在收冬法會當天舉行頒獎儀式，村民會來到廟埕與神明們一起欣賞平安戲，藉此感謝上蒼與保生大帝等神明的保佑，祈求來年平安順利。

保生宮內保存一座清代石香爐，正面刻「保生大帝」，側刻「同治」與「水田春官第」，顯示其與竹塹北門鄭氏的關聯。鄭氏爲新竹重要閩籍家族，其中鄭用錦派下居住的宅院「春官第」位於現今新竹市北門街，其家族於城郊置產，包括大崎。筆者於田野調查期間發現於石香爐銘刻確認並可追溯至鄭用錦後裔鄭如蘭於光緒年間所作〈吳真人〉：詩中主張族群和合，並記載當時廟名爲「保生大帝祠」，旁近鄭用錦派下家族墓園。在竹科寶山擴建徵收中，該墓園山已被剷除。

吳真人（舊封保生大帝祠在山崎莊充奉政公封塋之側光緒甲申清明作）

保生帝，靈藥靈丹常濟世。崔巍廟貌海之東，人人禱祝家家祭。聰明正直之謂神，好生體天心仁。舉世瘡痍無可告，求人不若求神好。治幽治明無二理，人皆願生不願死。但於死中求其生，眼底蒼生皆赤子。或謂臺民性本猾，只怕鬼神不怕殺。此心已傷天地和，猛虎何如苛政苛。保生帝，保全民命為民計。回生起死民沾惠，焚香群奉保生帝。

祭祀圈涵蓋大崎村、雙溪與三峰村的保生宮不僅是信仰中心，也是社區活動的公共場域，舉辦各類祭祀、節慶與文藝活動。寶山「打中午」是擁有百年歷史的客庄民俗活動，於元宵節農曆正月 14、15 日舉行。各庄輪流準備料理，以扁擔挑至會場，提供遶境隊伍與鄉親共享，象徵「食空空，好年冬」的吉祥意涵。活動場域分爲保生宮與新豐宮兩系統，其中保生宮曾設置專屬場域，推廣文化教育。惟 2022 年因納入竹科寶山擴建計畫，活動被迫停辦，宗教與文化空間面臨消失危機。



圖 4 保生宮百年石香爐。(資料來源：筆者自攝，拍攝日期：2025 年 1 月)



圖 5 保生宮信徒迎媽祖一景。(資料來源：筆者自攝，拍攝日期：2024 年 1 月)

長期以來，保生宮結合祭祀圈、宗親網絡與社區活動，在區域內兼具宗教中心與公共交流場域之功能，並在近年園區擴張與拆遷過程中，成為維繫社群的重要節點。

(三) 寶山擴建計畫案概述

大崎村在過去 40 年間經歷過多次竹科擴張，近一輪的「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寶山用地）擴建計畫」（以下簡稱「寶山擴建計畫」），2018 年因先進製程與研發用地不足、配合「5+2 產業創新」而啟動。受影響最集中的區域位於保生宮周邊客庄聚落，其日常鄰里互動長期以保生宮與大崎村集會所為核心，寶山擴建計畫包括以下階段（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 2018；2019；2020）：

1. 第一期（研發用地）：2018 年完成規劃與用地徵收程序，2019 年辦理徵收，主要用途為興建台積電全球研發中心，於 2023 年完工啓用。
2. 第二期（先進製程用地）：2020 年 8 月起召開公聽會；2021 年啓動徵收程序；2022 年進行協議價購與場址整備，2023 年起建廠，用途為興建台積電二十廠（先進製程）。

就安置機制而言，寶山擴建計畫土地除供應先進製程廠房用地，並規劃安遷社區配售用地，供被徵收地原有居民抽籤配售安遷，作為原住民眾安遷渠道。居民在完成徵收手續後會先得到補償金，後續再參與配售抽籤取得安遷土地後自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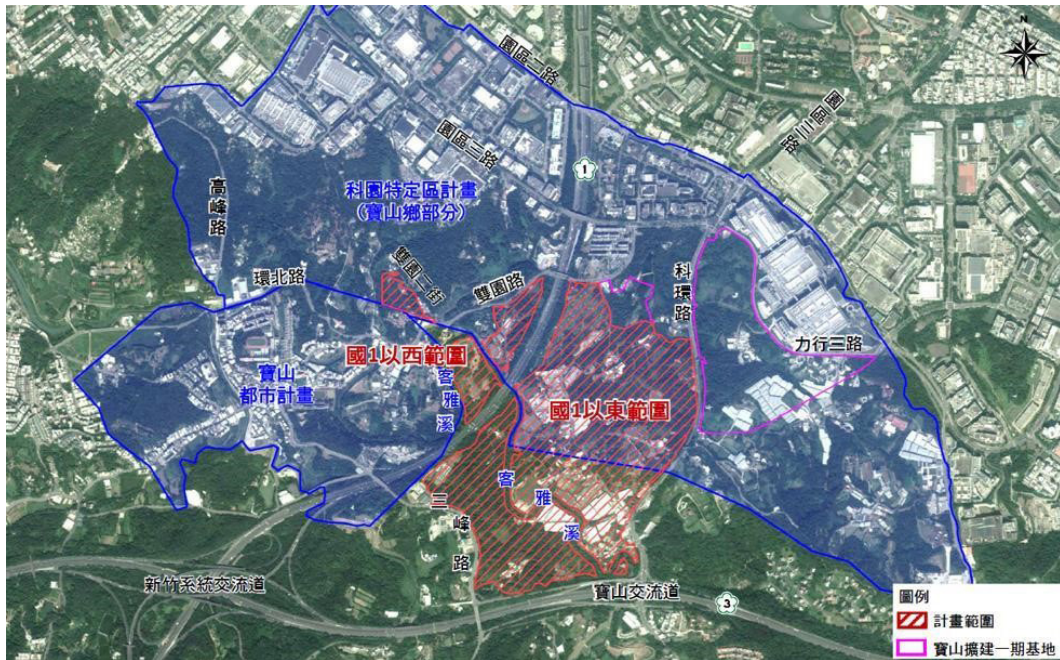


圖 6 竹科寶山擴建計畫範圍。（資料來源：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

興建住宅。大崎住戶於 2022 年起陸續遷出、2023 年全數遷離；截至 2026 年，安遷社區用地仍在整地與建設配套階段，形成搬遷與入厝之間的時間落差。此一落差亦是後文討論社群如何倚賴信仰中心維持互動與動員、並由被動維持轉向主動再組織的重要情境背景。

四、當保生宮面對遷移：大崎聚落如何在變動中維繫社會韌性

（一）大崎聚落的公共場域：保生宮的遷移計畫

「公共場域」是指社區內居民生活、工作與社交的集合空間（住宅、公共設施與宗教場所等），亦為文化傳承的核心節點。大崎聚落長期以保生宮和大崎村集會所作為公共生活的雙樞紐；前者作為信仰與精神寄託之所，後者為居民交流與舉辦活動的場域，共同構成聚落認同的重要空間。隨著竹科寶山擴建計畫推動，

大崎村的自然地貌與聚落結構遭遇劇烈改變。原本分布於丘陵與坡地的民宅與農田陸續遭到徵收與拆除，大片土地被整平建廠，水與電資源亦優先供應園區廠房使用。過去圍繞保生宮而生的聚落逐漸瓦解，自然高低起伏的小山村地貌，也被夷為科技廠房林立的平原景觀。

1. 徵收與遷建流程：制度面脈絡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及《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十條規定，政府機關單位申請徵收前須由用人舉行公聽會，並給予所有權人陳述意見的機會，並應附具徵收之公益性及必要性評估報告。科技部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針對寶山用地擴建計畫，分別於 2018 至 2020 年間舉辦五場公聽會，說明用地擴建與徵收計畫，主要參與者包含竹科管理局、新竹縣民意代表、寶山鄉長、新竹縣議員與受影響之大崎村拆遷戶、農戶與商戶。計畫自 2019 年起辦理協議價購說明會與相關作業，並於 2022 年底完成徵收作業。

寶山擴建計畫的配套措施，除了「協議價購」的賠償金補償外，尚包括配售安遷社區的設置，原居民可依比例抽籤購買新社區房舍。實務上採「先補償、後配售」安置：住戶完成徵收先領補償，後續抽籤取得安遷社區。此程序造成遷出與入住之間的時間落差，亦形塑本研究觀察到之「儀式不中斷——互助回復」的社群動態。

2. 儀式化決策：四個聖筊作為共識機制

寶山擴建計畫內設有「宗教專區」，作為保生宮遷建之用。為配合擴建計畫，保生宮遷移工作已完成原址協議價購、土地與建物查估，並於 2020 年 2 月 26 日經查估委員會同意後歸檔存查，並於 2025 年 1 月 15 日遷至竹科規劃之宗教專區內，新廟空間與規模為舊廟的 3 倍大，由竹科管理局與企業提供土地與資金協助新廟建設。

在正式展開搬遷作業之前，台積電廠務單位代表亦依民間禮俗，親赴保生宮請示神明是否同意遷址。根據媒體報導（《天下雜誌》2022），當時保生宮副主委楊火炎表示，廟方人員連擲 4 次聖筊（其中一次因撞到桌角有疑慮），獲得 3



個聖筊後，神明正式首肯，象徵保生大帝「點頭讓位」，共體時艱，理解科技發展之必要性，願意移駕約 2 公里外的新廟址。此舉也讓信徒相信，信仰中心的遷移已有神明背書，儀式上獲得保生大帝正式的「同意」。本文將此過程視為儀式化的集體決策程序：在高度不確定且權限受限的情境中，以神意作為共識生成與爭端終結的正當性來源，降低內部分歧與協調成本，屬於被動韌性的典型機制，並為後續主動韌性提供行動起點。

在寶山擴建計畫案中，保生宮遷建之所以能獲得高度重視與具體實踐，除了居民長期以來的凝聚與溝通外，亦顯示出在土地徵收程序中，地方信仰空間的保存與文化延續已成為近年重大開發案需正視的公共議題。大崎村居民此次對保生宮遷建計畫普遍感到欣慰與肯定，認為在政府與廟方協調下，保生宮規模擴大，其位置鄰近本計畫遷配售社區。新廟址亦規劃「文物館」，並將會把舊廟址文物與珍貴的在地人文歷史整理紀錄於此，堪稱園區擴建中少見的文化保留典範。

3. 遷建工程與空間配置：資源接續

寶山擴建計畫第二期自 2022 年起實施徵收，保生宮作為大崎聚落信仰中心，其祭儀活動至今仍持續進行，包括歲時節慶、迎媽祖、回鑾儀式，以及與嘉義新港大興宮之宗教交流，皆未中斷。保生宮主委陳昌鈐表示，目前所有祭祀與酬神



圖 7 保生宮新建工程公務所開工儀式。（資料來源：保生宮，2011，新竹縣寶山保生宮官方網站，取用日期：2022 年 5 月 14 日。）

儀式皆正常運作，未受搬遷影響，仍可見眾多信徒與村民返鄉參與，顯示其作為社區精神核心場域的重要地位。保生宮新廟址實體建設於 2021 年 11 月 15 日舉行開工典禮，2022 年 5 月 12 日舉行新建工程公務所開工儀式，廟宇主體建築、牌樓、金爐、會議室、文物館、廁所、廚房、無障礙設施、停車場景觀動線等基礎規模已完成設計規劃，新廟的地基與一樓會議室與文物館等設施已完成，目前正在興建二樓新廟。

2025 年 1 月 15 日保生宮進行神明搬遷儀式，遷入新廟一樓空間繼續奉祀，此種「先行奉祀、分期完工」的安排，反映出場域在空間轉換期的彈性調度與資源接續。

（二）在信仰中心保生宮裡的「拆遷田野故事」

在長達四年的參與式觀察田野調查過程中，筆者參與了無數次廟方活動因而成為攝影志工，協助紀錄拍攝與撰寫活動紀錄，因此筆者在這些舉辦在保生宮的活動中，有許多機會能直接與村民和信眾近距離接觸。

1. 與鄰居一起在附近購買土地，就近重建新家園

「我住保生宮對面，現在跟隔壁鄰居一起買了土地重新蓋新家，在附近而已。我們還是很喜歡這邊，捨不得搬走啊，我們都開車回來這邊拜拜。以前本來想說好幾個兄弟住在一起，老了有個照應，沒想到會拆遷，現在都分散住了，保生宮這裡有活動的話，我們都會回來參加，像是保生大帝生日、土地公生日，我們都會回來，也會回來看平安戲，還有參加闖雞比賽。」¹¹（受訪者 A 口述）

保生宮對面有一棟紅色 3 層樓房，名叫「安定居」，是該地區某家族居住的地方，受訪者表示家族長輩還在世的時候，曾是保生宮的管理人之一，「安定居」則是他們家的名字。受訪者表示，整個家族原本住在一起，長輩們相互有照應，竹科寶山擴建計畫案將其家園劃入徵收範圍，因而搬遷出大崎，分散各地，無法像從前一樣整個家族住在一起互相有照應。然而，保生宮有祭祀活動或是社區舉辦活動時，仍經常能夠看到他們的身影。

11 訪談紀錄，2024 年 4 月 21 日，大崎村民訪談紀錄。



「大崎是我們一輩子的回憶！我們家族是從苗栗通霄過來寶山的，我們家族兄弟原本都住在這裡，拆遷之後就分散各地。」¹²（受訪者 B 口述）

該家族兄弟目前分散各地，因此，每次回到保生宮參加活動變得彌足珍貴。在這些重要節日裡，筆者總能看到暫時離開大崎村的村民們按時集合在保生宮內參加各式活動，這種宗親與宗教的力量，讓人印象深刻。

由此個案分析，我們可以發現：

- （1）儀式連續：受訪家族雖外移，但以節慶回場、固定參拜維持參與節奏。
- （2）回流參與：形成「外出安頓、節點返鄉」的回流型參與（節點性凝聚效應）。
- （3）治理續航：宗族長輩早年參與宮務、家族仍以宮廟為資訊與情感樞紐。
- （4）空間策略：以「鄰里齊購地、就近重建」降低社群斷裂（以空間鄰接換取社群維繫）。

因此，從此個案顯示「居住場域」雖鬆動，但透過節點性返場得以維繫；屬於從被動維持（維持穩定）向主動治理（就近重建、重組鄰里）過渡的案例。

2. 搬走到外地的社區阿姨（節點返鄉、情感未移）

「我們已經搬到湖口兒子家了，以前我有去元極舞、大崎社區、客家山歌協會，還有保生宮啊。今天是保生大帝聖誕法會，兒子載我們回來大崎這邊拜拜，如果小孩沒空的話就不能回來了。住在新家還是很不習慣，以前在這裡我們什麼活動都參加，很喜歡這邊。之後看抽籤啦，還很久呢！」¹³（受訪者 C 口述）

即使大崎老聚落因為寶山擴建計畫案徵收大部分土地，村民亦多搬離大崎，但每到節慶祭儀時節，村民準備三牲素食前來保生宮膜拜，與老鄰居敘敘舊，受訪居民亦表示，搬到外地很不習慣，還是喜歡大崎這裡，希望可以趕快搬回來，但安遷配售社區的進度，仍然趕不上時間的變化速度。

12 訪談紀錄，2024 年 4 月 21 日，大崎村民訪談紀錄。

13 訪談紀錄，2024 年 4 月 21 日，大崎村民訪談紀錄。

由此個案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大崎聚落多數住戶已因寶山擴建計畫而遷出，但每逢重要祭儀，外移居民仍帶三牲素食返回參與祭典法會、與老鄰居敘舊；「交通依賴子女」使返場具有條件性與節點性。

- (1) 儀式連續：雖居住外移，仍以聖誕等節點回場維持宗教節奏。
- (2) 回流參與：形成「外地居——節慶返鄉——再外移」的循環式參與。
- (3) 治理續航：以信仰中心為拆遷過程中主要資訊與情感樞紐。
- (4) 資源接續：返鄉需倚賴家人運輸，顯示移居後的參與門檻與不均。

判讀：此例顯示「居住場域」已斷裂，但「儀式場域」仍支撐情感與社群關係；韌性目前多屬被動維持（以節點返場維繫），待安遷社區成形後，才可能轉向主動型（日常參與回復、網絡再編）。

3. 新舊住民同在的大崎社區發展協會：組織續航與網絡擴張

「大崎社區發展協會」成立於 1995 年，現任理事長為陳秀玉女士。大崎村這幾年因為寶山擴建計畫案，北側許多民居的家園被劃入科學園區徵收範圍。儘管如此，大崎社區發展協會仍持續舉辦各種活動，理事長陳秀玉女士非常盡心盡力。



圖 8 大崎社區發展協會 2022 中秋晚會。（資料來源：筆者自攝，攝影日期：2022 年 9 月 8 日）



2022年9月的中秋節晚會，陳女士邀請協會會員一起回到保生宮同樂，共度中秋與參加摸彩與卡拉OK歡唱活動，場面熱鬧非凡。大崎社區發展協會在2023年後仍持續在大崎社區辦理中秋節和各個節慶活動，地點則暫時改為協會幹部在大崎村家中的庭院舉行，陳秀玉理事長表示，由於保生宮附近已成為工地環境，因此協會的活動開始移師至社區其他較為寬敞與安全的地點舉行。

大崎社區發展協會的成員內包括新舊不同的居民，年齡層多落在50歲上下，有些居民表示，本身非世居大崎村，由於在科學園區附近上班，搬到大崎村已經將近30年，因此對大崎村已經有「日有他鄉是故鄉」的在地情懷。也因此，居民們雖然會抱怨附近環境變差了，但仍對於大崎村存在著和這片土地之間的情感。筆者在這些社區組織中感受到其社會韌性，雖在寶山擴建計劃案後，該組織的成員仍能夠「轉個彎」，繼續守護大崎社區的精神與核心。

由此個案分析，我們可以發現：

- (1) 儀式連續：例行活動未中斷，只轉換場地（保生宮→庭院／社區空地）。
- (2) 回流參與：遷出住戶逢節返場，與在地住戶共同參與；形成「回流型」社會連結。
- (3) 治理續航：協會維持幹事會運作、能快速改變活動動線與安全規劃，顯示組織韌性。
- (4) 資源接續：以住家庭院、社區空地與人際網絡替代公共設施空缺，補上場域與器材資源。

4. 即使離開也要一起回來唱客家山歌：以「新竹縣寶山鄉客家民謠研究協會」為例

在大崎聚落面臨拆遷與居民外移的過程中，文化實作成為維繫社群關係與情感連結的重要媒介。以「新竹縣寶山鄉客家民謠研究協會」為例，即使部分成員已遷離原聚落，仍持續透過定期聚會與公開演出回到原本的信仰與生活場域，形成一種「離散而不斷裂」的文化實踐模式。此一行動不僅回應空間變遷所帶來的斷裂風險，也使文化活動本身成為跨越居住場域的社會連結機制。

「新竹縣寶山鄉客家民謠研究協會」成立於2014年，由楊寶玉理事長發起，長期於農曆初二在大崎保生宮舉辦客家山歌交流活動，成員約200人，過半為大崎



圖 9 新竹縣寶山鄉客家民謠研究協會 2023 年度會員大會於保生宮舉辦。（資料來源：新竹縣寶山鄉客家民謠研究協會提供，攝於 2023 年 6 月 19 日）



圖 10 新竹縣寶山鄉客家歌謠研究協會會員們搓湯圓（資料來源：新竹縣寶山鄉客家民謠研究協會提供，攝於 2023 年 6 月 19 日）

與雙溪居民。寶山擴建計畫啓動前，每場活動約有 200 人參與；拆遷後，隨著居民外移，人數降至約 100 人左右。然而，透過 Line 群組即時通知與包車、共乘等方式，不少已遷離的居民仍持續回返參與，使該活動在疫情與拆遷期間皆未中斷。

在接觸這個山歌班之後的一年內，筆者陸續訪談了幾位大崎村民。多位原大崎居民在訪談中皆指出，即便已搬遷至雙溪、頭份等地，仍會在農曆初二或重要祭典回到保生宮參與山歌與聚會，這些回返行動顯示，山歌交流活動並非單純的娛樂或文化保存，而是一種在遷居後重新組織社會連結的重要實作。第一位受訪者在科學園十幾年前前一波的擴建（如：園區三五路、大雅路）的拆遷計畫中，領了補助款就搬離開大崎。他的家族世居大崎聚落，今年（2025）已 86 歲，他也是該協會的會員，十幾年前因為竹科擴建徵收了原本的家園而全家搬到雙溪的透天社區。

「我很喜歡大崎村，以前老家在現在台積電十二廠那一區。後來土地被徵收了，我現在已經搬到雙溪了，還是很常回來，所以現在回來保生宮擺香腸攤，這樣可以每天跟老鄰居聊天，我也是寶玉姐山歌班協會的會員啊，人多熱鬧啊，很喜歡大崎村！」¹⁴

14 在地居民訪談紀錄，2024，訪談日期：2023 年 5 月 6 日。



圖 11 新竹縣寶山鄉客家民謠研究協會農曆初二保生宮交流活動（資料來源：新竹縣寶山鄉客家民謠研究協會提供，攝於 2023 年 6 月 19 日）



圖 12 新竹縣寶山鄉客家民謠研究協會 2023 年參訪留影（資料來源：筆者自攝，攝於 2023 年 6 月 8 日）

從前每個月的客家山歌交流活動中，他總是會帶著一大堆自家農產品，回到保生宮的廣場擺設攤位，平日則是在雙溪衛生所對面，販賣自家農產品。2023 年 3 月，他的攤位因雙園路附近道路計畫進行拓寬而遭到土地徵收，回到大崎保生宮開設了保生宮廟口香腸攤。擺設香腸攤後，許多居民紛紛回到保生宮廟購買香腸，順便與老鄰居聊天。

筆者在每個月農曆初二的保生宮客家山歌交流現場，常常遇到彭家媳婦韓大姐，她已經在這裡居住 62 年了，她每次遇到筆者時總會很興奮地告訴筆者關於大崎聚落的老故事。她今年（2025）83 歲。她 20 歲的時候嫁來大崎彭家，是彭家四房的媳婦，他們老家是在保生宮對面的 139 巷斜坡右手邊的巷口第一戶，2022 年 5 月因寶山擴建計畫案徵收因而遷出，目前已搬遷至附近居住。

「我結婚就住在這裡，已經 61 年了，我都做阿祖了呢！我們這邊彭家的，有的搬到對面，有的搬到頭份，只剩我會回來，因為我會開車也會騎車。」¹⁵

彭家媳婦韓大姐是這次寶山擴建計畫案受影響被拆遷的其中一戶，139 巷這條巷子住著彭家好幾戶人家，是百年前從北埔水礮來到寶山大崎開墾的彭氏家族。在巷子中間，正對著一大片綠色田地的，是彭氏家族祖祠「隴西堂」。她原先將農作

15 在地居民訪談紀錄，2024，訪談日期：2024 年 5 月 6 日。

用的泥作屋洋菇寮整修完畢，原本希望可以讓兒孫們回家時，有多一些空間可以享受天倫之樂，所以特地準備一個和室房間讓孫子可以在地板上玩耍，沒料想到竹科管理局徵收的速度這麼快，才剛通知需要配合政府拆遷不久後，隔年年初就要求搬遷了。在筆者 2022 年拍攝的大崎拆遷紀錄片中可以看到有一幕，地上散落著月曆，翻開的日期是他們離開村子的那一天，而片中開場的廢墟，則是彭氏家族世代居住的家園。她告訴我們，不少村民在特地節日還是會回來保生宮聚一聚，每到農曆初二，山歌班總是熱鬧滾滾，婆婆媽媽騎車、開車回到熟悉的村子，雖然旁邊的房子與田地早已陸續被剷平，大家卻仍熱絡地在保生宮相聚，也和保生宮後方的竹科擴建工地形成強烈對比。



圖 13 2023 年闖大雞特等獎得主等人合影。（資料來源：筆者自攝，拍攝日期：2023 年 10 月 7 日）



圖 14 保生宮初二山歌交流與背後竹科擴建工地形成強烈對比。（資料來源：筆者自攝，拍攝日期：2024 年 6 月 7 日）

由上述原大崎村民的訪談可以知道，從前住在這裡的客家鄉親因為住在保生宮，因此每個月固定有辦理客家山歌交流活動，對於這裡的鄉親來說，是非常方便而且是喜愛的活動。此協會持續十幾年固定在信仰中心保生宮舉辦山歌交流活動，甚至連三級警戒疫情的那一年均正常舉辦，除了令人敬佩之外，亦可以看出楊寶玉理事長對於在地社團經營的用心，以及想要服務鄰里的決心，也因為有「寶玉姐」，我們才可以了解到，客家傳統音樂的交流，也是一種可以讓社會安定的力量。

在具體實作層面，現場演唱多以《老山歌》曲調進行即興對唱，參與者透過熟



悉的旋律與歌詞結構，迅速進入互動狀態，並在即興唱和中重申彼此的關係位置與集體記憶。這種不依賴正式舞台或固定編制的表演形式，使山歌得以在不同場域中靈活展開，也降低了參與門檻，促成更多成員在遷居後仍能「回來一起唱」。

從社會韌性的角度來看，這類文化實作具有情感修補與象徵凝聚的功能，也提供了一種低成本、可重複啟動的互動框架，使社群在拆遷與外移過程中得以維持基本的關係網絡。透過山歌演唱所形成的定期回返與聚集，文化活動本身成爲支撐被動韌性的重要機制，並爲後續的組織連結與集體行動保留行動基礎。

5. 工地夾縫的公共樞紐：保生宮的「中繼站」功能

隨著居民陸續外移與工地進場，原先的農業景觀被大規模土方與機具聲取代，土方堆成爲聚落新地標，象徵科技擴張下的場域轉換。高聳的人造山成爲了大崎村的新景觀，人造山的出現，象徵著村莊的轉變和科技園區的崛起。隨著居民搬離，工地機具進駐，原本悠閒寧靜的稻田逐漸消失在工程車的轟鳴聲中。工人們來自外地，他們用一堆一堆的土石堆砌成了這座人造山，將大自然的原貌改造成了科技發展的象徵之一。在這個諾大的竹科寶山擴建工地中，保生宮在此期



圖 15 寶山擴建計畫案中的人造土方堆。（資料來源：寬容度影像）



圖 16 筆者於寶山擴建工地中保生宮露營時拍攝之照片。（資料來源：筆者自攝）

間兼具鄉親回流聚點與工地中繼站：凌晨至上午時段，香客、志工、攤販與夜班工人交錯進出，形成高密度的臨時社交與資訊節點，折射出地方日常如何在開發縫隙中被再編排。除了成為拆遷後鄉親們回來相聚的地點，也成為這個大型工地的中繼站，科技發展帶來的巨大變遷，讓人不禁思考大崎聚落的未來會是怎樣。

「在保生宮露營，是一個很特別的經驗，我有點捨不得睡覺，因為每個時段都會有特別的聲音。半夜 1 點我們來到了彭家祠堂原本的位置，拍下了他的變化，半夜 2 點大家安靜了下來。半夜 3 點，保生宮裡的麻雀開始喳喳叫，或許因為周邊的樹木和建築被清除，牠們才來此築巢吧？半夜 4 點，香腸攤阿伯準時開始烤香腸。半夜 4 點半我因為香噴噴的香腸味道而起床了，香腸攤阿伯看到我嚇到了，說怎麼半夜出現在這裡，然後工地夜班的工人下班來打香腸，打香腸的聲音非常的吵雜。半夜 5 點廟公來了，他小心翼翼的把保生宮的廟門打開，這是我第一次看到保生宮的門被打開。5 點半多開始，工人從保生宮廟埕中間穿梭而過，7 點半，香腸攤已經客滿了，香腸攤阿伯說，今天已經賣掉 80 條香腸了！生意超級好，10



點後，人潮才陸續開始散去，中午在我們準備要離開時，又來了一群要休息睡午覺的工人。保生宮的一個早上真的很忙碌和熱鬧。」¹⁶

筆者和台灣親子共學促進會一同合作在 2024 年 3 月，於保生宮舉辦「大崎露天電影院」和「親子露營」活動。筆者當天晚上在不同時段記錄下保生宮出現的人、動物與聲音，光一個早上，就有上千人來來去去保生宮，這個擁有 200 年歷史的大崎聚落信仰中心保生宮，在這段時間，暫時變身成半導體工廠興建工地的中心，成爲一種過度時期的中繼站。此一過渡性使用，顯示廟埕空間得以暫置生活功能、吸納工地節奏，並維繫離散社群的弱連結。

（三）地方信仰中心與社會韌性：觀察總結

在區分儀式場域與居住場域後，可以觀察到，大崎聚落在高度結構化的開發壓力下，仍展現出可辨識的社會連續性與回復能力。此一韌性並非僅源於抽象的信仰情感，而是透過一系列具體的空間、組織與行動機制得以落實。

1. 部分原住戶選擇於原聚落周邊就近購地重建，以縮短遷居半徑，維繫日常往返與非正式互動。
2. 即使外移至較遠地區的住戶，仍需承擔通勤與照顧成本，卻持續於關鍵時點返鄉參與祭祀與公共活動。
3. 社區組織逐步吸納新舊住民及於此生活、工作的成員，形塑跨群體與跨地區的公共協作平台。
4. 客家山歌等文化實踐亦得以延續，即便參與者暫時離開聚落，仍透過定期回返參與活動以維繫社群關係。
5. 在拆遷期間，保生宮更成爲工地中的中繼節點與社會資訊匯集場所，持續支撐互助網絡的運作。

進一步而言，「4 個聖筊」可被理解爲一種儀式化的集體決策程序。在高度不確定且決策權限受限的情境下，透過神意裁決作爲共識生成與爭端終結的正當性來源，不僅有效降低社群內部的協調成本，亦使基本秩序得以維持，發揮被動

16 田野調查筆記，2024 年 3 月 15 日，關於在保生宮舉辦露天紀錄片播放會與露營。

韌性的功能。更重要的是，此一儀式機制並未停留於象徵層次，而是進一步促發一連串主動行動，包括文化紀錄保存、口述歷史採集、課程移地舉辦、志工網絡擴編及文物館規劃等。綜合上述觀察可知，儀式不中斷、互助關係回復、治理實踐持續與資源接續，共同構成了拆遷後祭祀圈得以維持，並在特定條件下逐步朝向條件式重組發展的基礎（例如農曆初二平安戲及中秋後平安戲與「闖大雞」比賽，仍可維持近百人參與），逐步朝向條件式重組的可能性發展。

五、從被動維持到主動再組織：轉化的條件與時間性

本研究顯示，大崎聚落在搬遷與拆遷初期所展現的韌性實踐，主要體現在「儀式連續不中斷」所維繫的基本社會秩序。在此階段中，居民透過返回聚落信仰中心保生宮參與祭典儀式、維持象徵性連結，避免社群在高度不確定情境下迅速瓦解，此為前述的「被動韌性」，亦即透過既有儀式與關係網絡「撐住」社會，而非立即瓦解或變革。

然而，此被動維持並未立即轉化為主動再組織，而是先進入調整轉換期。居民搬遷後相當一段時間內，原聚落空間已成為工地，由於安遷社區尚未完成，居民在空間與制度上皆處於過渡狀態。在此情境下，儀式雖得以維持象徵連結，但尚不足以支撐新的組織形式。此一「時間落差」使得社群暫時只能透過既有宗教信仰實踐，承受並吸收衝擊，而非進行全面性的再組織。

主動再組織的出現，係在若干結構條件逐步成熟後才得以展開。首先，外移居民「就近購地重建」使得分散的生活實踐開始重新聚集，形成新的互動網絡。其次，社群逐步調整其功能，主動吸納新舊住民或在此生活或工作的民衆，成為跨越群體與地理間線的重要中介組織，此轉變使原本以儀式維繫為主的社群關係，開始朝向制度化協調與集體決策的方向發展，標誌著社群由被動韌性轉向主動韌性的關鍵時刻。

為了更清楚呈現大崎聚落在拆遷歷程中，社會韌性如何隨時間推移而轉化，本文進一步將田野觀察整理為一個具時間序的分析框架（見圖 17）。此圖將拆遷前後不同階段的行動與組織實踐，對應至吸收、適應與轉型等不同層次的韌性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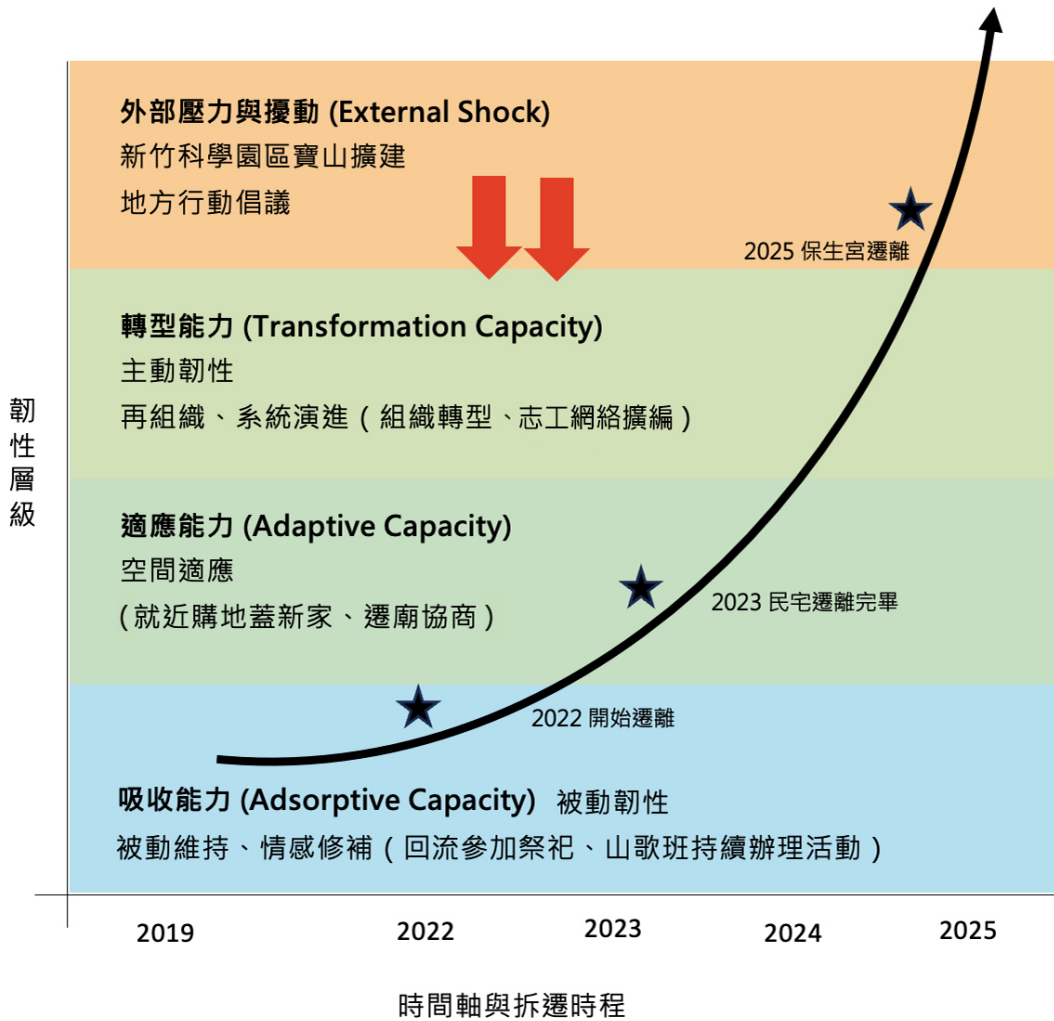


圖 17 大崎聚落在科學園區擴張下的社會韌性轉化歷程。(資料來源：筆者歸納)

力，藉此說明被動維持並非必然或立即轉化為主動再組織，而是需仰賴特定條件逐步累積後，才得以顯現。

本圖依據田野資料整理，呈現大崎聚落自 2019 年以來，在科學園區擴張所帶來的外部壓力下，社會韌性隨時間推移的不同表現層次。圖中區分吸收能力（被動維持）、適應能力（空間與生活調整）與轉型能力（制度與組織再組織），並標示關鍵時間節點，說明被動韌性並未立即轉化為主動再組織，而是在居住空間重組、組織角色轉變與資源接續等條件逐步成熟後，才展現條件式轉化的可能性。



圖 18 保生宮信徒南下與嘉義新港大興宮交流合照。（資料來源：筆者自攝）

因此，本研究認為，大崎聚落的被動韌性並非自然或必然地轉化為主動韌性，而是仰賴特定時間條件與組織機制的逐步形成，方能展現再組織的可能性。

六、結論與未來展望

本研究以 4 年（2021-2024）長期田野追蹤，顯示大崎聚落在強勢科技擴張開發與遷居斷裂之下，仍展現可觀察的社會韌性。其關鍵徵候包括：儀式不中斷（祭典、迎媽祖、月初二山歌持續）、回流參與（外出安頓戶規律返鄉）、組織續航（社區發展協會吸納新舊住民）、以及資源接續（紀錄片、書寫、走讀與志工擴編等知識治理）。

不同於竹科三期「金山寺」「原地保留」模式，竹科寶山擴建案則設有「宗教專區」作為配套，成為竹科徵收歷程中的首例。保生宮在拆除前便啟動新廟興



建，採「先建後拆、無縫接軌」方式，確保信仰不中斷。廟方與信徒對此深表感謝，認為政府與企業積極協助保生宮遷建，是企業與地方共好、社會責任實踐的成功案例。¹⁷ 作為大崎聚落的信仰核心，保生宮的新廟不僅接續了原場域的精神象徵，也成為拆遷後社會韌性的承載場域，穩定了社區的連結與認同。此一安排既降低協調成本，也強化後續動員，成為科技擴張情境下的在地治理範例。

在科學園區擴廠計畫的過程中，政府機關、擴廠需求的企業、面臨拆遷與環境變遷的居民、新遷入的科技從業人員及其家屬，以及在地文史工作者與學術界，都是此計畫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如何在科學園區的發展中有效應對挑戰與問題，關鍵在於通過政策與措施，提升社會系統的韌性，幫助在地社會與居民更好地適應變遷，這一點至關重要。

因此，當科學園區開發需求在被提出之前，政府單位應優先考慮公共利益，並對土地所屬的地方社會進行全面評估。如果該地區存在潛在的文化資產，如歷史聚落或歷史建築等，應優先考慮合適的替代方案，若有替代的機會，其地點則應選擇爭議較少的地區，並提出相應的保護措施。以寶山擴建計畫案為例，擁有近 200 年歷史的保生宮一直是大崎聚落的信仰中心，不僅承載著村民們的重要精神信仰，也承擔了大部分社會網絡中的社群活動。在面臨寶山擴建計畫時，廟方接到徵收通知後，經過徵詢神明的意見，廟方提出了希望能在另一處重建的計畫。經過多方協調，廟方選定了由保生大帝指引的新址，並爭取到合理的補償。竹科管理局與相關企業全力協助這一過程，廟方與大崎村村民對此結果表示認可，並認為這是一個在科學園區拆遷過程中成功的範例。廟方積極爭取提前興建新廟，暫時保留了大崎聚落的公共空間，使各社群能夠繼續在此公共場域中進行活動，展現出強大的社會凝聚力。居民在精神層面的信仰認同與社會網絡中的社群認同依然持續，因此，大崎聚落的社會系統展現出堅韌且高度的社會韌性，使得整個社會體系得以延續，而不致於崩壞。

從更宏觀的治理層次來看，大崎聚落的韌性實踐，發生於科學園區擴張此一

17 護國神山下的百年古廟寶山大崎保生宮 闔大雞收冬祭典，2023 年 11 月 13 日，<https://www.peopo.org/news/660896>，取用日期：2024 年 7 月 6 日。

高度結構化的國家資本治理框架之中。保生宮的遷建，確實在企業與政府資源的支持下得以完成，呈現出相對成功的安置經驗。然而，此一成果並非單純來自地方社群的自我調適，而是仰賴多方協商所形成的制度空間。

正因如此，大崎聚落不宜被簡化為單一地方的特殊案例，而更應被視為一個治理上的「例外經驗」。此一經驗所凸顯的問題在於，當前開發政策多將社群安置視為補償問題，而非治理設計的一環。若能將信仰中心、社群組織與協商機制視為開發過程中的重要制度節點，而非事後回應，或可避免地方韌性被迫成為吸收衝擊的最後防線。如圖 17 所示，大崎聚落的主動韌性並非自發生成，而是嵌入於特定治理條件與制度空間之中，這也顯示地方韌性實踐無法脫離國家資本與政策架構單獨運作。

本研究因此提出一個有待進一步比較研究的問題：在不同科學園區或大型開發案例中，地方韌性實踐是否能被制度性納入開發治理架構，而非僅依賴個案協商，將是未來值得持續探討的方向。

筆者建議，在未來面臨類似的開發計畫時，應首先對聚落中的重要生活場域進行識別和保護。這些空間是聚落社會網絡中維繫社群凝聚力的重要支柱。如果能夠在拆遷的過程中，優先保留或盡全力將這些場域先行暫時保留，並提出有效的重建方案，將有助於在拆遷後維持該地區社會網絡中社群的穩定性。通過保留這些公共場域，社群成員可以在拆遷過程中找到一個集中大家的場所，這不僅有助於維繫鄰里之間的聯繫，也能夠提供社群在過渡期的聚集場所，使其在面臨環境巨變時，仍能維持社群的穩定運作，也為聚落社群的長期生存與繁榮提供了保障。



參考文獻

- 王元杰，1998，《新竹科學工業園區設立後寶山鄉環境變遷與居民識覺之研究》。文化大學地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 天下雜誌，2020，〈神明也點頭讓位台積電睽違十年重回竹科，想再擴張恐無「餘地」〉，9月22日，<https://www.cw.com.tw/article/5102022>，取用日期：2020年9月22日。
- 吳肇桐，2020，《以社會韌性理論建構可評估之社區發展支持系統 - 以光復新村為例》。逢甲大學建築所碩士論文。
- 李政亮，2000，〈新竹科技社群〉。《竹塹文獻雜誌》14：70-74。新竹文化局出版。
- 呂清松，1997，《科學園區對地方發展之論爭與臺灣實證：新竹科學園區個案研究》。國立中興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
- 杜文苓、陳致中，2007，〈民眾參與公共決策的反思：以竹科宜蘭基地設置為例〉。《臺灣民主季刊》4（3）：33-62。
- 林靜梅，彭耀祖，2025，4年前地方公投過關 竹市廢污水自治條例創全台首例，<https://news.pts.org.tw/article/766392>，取用日期：2025年8月22日。
- 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2000，〈科學園區與新竹〉，《新竹科學工業園區二十週年紀念專刊》，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頁32-37。
- 保生宮，2011，新竹縣寶山保生宮官方網站，取用日期：2022年5月14日。
- 保生宮，2022，《新竹縣寶山保生宮管理委員會第三屆第六次信徒大會大會手冊》，新竹，保生宮。
- 施添福，2010，《臺灣地名辭書，卷十四，新竹縣》，南投，台灣文獻館。
- 周琪雅，2020，《面對天然災害之社會韌性研究：以風險感知和展望理論觀點》。國立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研究所學位論文。
- 林美容，1986，〈由祭祀圈看草屯鎮的地方組織〉。《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62：53-114。
- 周宗賢，1983，〈清代臺灣民間的地緣組織〉。《臺灣文獻》34(2)：1-13。
- 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1980，〈新竹科學園區工業園特定區主要計畫書〉。

- 胡太山，2006，〈從人口與定住向度探討高科技區域空間之演進－以新竹科學園區暨周邊地區為例〉。《環境與世界》14：1-27。
- 徐作聖，2001，《我國科學工業園區定位、營運模式及設立條件之探討》。國立交通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
- 莊雅仲，2019，〈新疆界：科學城的誕生與重組〉。刊於《政治的消融與萌生：新自由主義國家的治理效應》。黃應貴、林開世編，頁 191-235。臺北：群學。
- 莊雅仲，2021，〈「老鷹回來了」：從新竹科學城到有機共和國〉。《考古人類學刊》95：45-88。
- 莊雅仲、謝重斌，2024，竹科內外，種晶片也種米稻：陽明交大莊雅仲帶你探索新竹的多重宇宙，關鍵評論，<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200212>，取用日期：2024年4月16日。
- 張家安，2023，〈再見大崎，後會有期〉，《島生新竹誌》https://medium.com/@Taiwan_Isles/ 島生新竹誌－再見大崎－後會有期－cd0489c282fe，取用日期：2023年7月30日。
- 陳柳均，2000，〈新竹科學城的迷思〉。《師大地理研究報告》32：125-145。
- 陳柳均，2000，《高科技的想像：新竹科學園區與地方發展》。台北：國立師範大學地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慈忻，2023，災難，然後（五）：社會的韌性，<https://pansci.asia/archives/54428>，取用日期：2024年2月17日。
- 陳文山，2018，新竹科學園區施工時挖掘出的新城斷層，<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SeeZhubei/permalink/1990695037817732/>，取用日期：2022年5月14日。
- 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2000，〈筆路藍縷建園區〉，《新竹科學工業園區二十週年紀念專刊》，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頁 48-49。
- 唐植梅，2023，《傳統宮廟、國家開發與地方社會－以桃園竹圍福海宮為例》。台北：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 許惠如，2025，《航空城劃定對域內宗教團體的影響－以海口福元宮為例》。台北：銘傳大學公共事務與行政管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 郭叡，2021，《失根：臺灣北部民間宗教組織與桃園航空城徵收計畫之衝突》。台北：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含碩專班）碩士論文。
- 畢慶昌，1958，《新竹市志篇》，台北市：中華叢書委員會。



- 蔡偉銑，2014，〈新竹科學園區政策過程的重新檢視〉。《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26（3）：427-481。
- 新竹縣寶山鄉公所，2006，《寶山鄉志歷史篇》。新竹：新竹縣寶山鄉公所。
- 新竹縣寶山鄉公所，2006，《寶山鄉志文化篇》。新竹：新竹縣寶山鄉公所。
- 新竹縣寶山鄉公所，新竹縣寶山鄉人口數量資料，<https://www.hcpst.gov.tw/cht/index.php?code=list&ids=89>，取用日期：2024年4月2日。
- 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2022，新竹科學園區進駐廠商資料，https://www.sipa.gov.tw/home.jsp?mserno=201001210037&serno=201001210039&menudata=ChineseMenu&contlink=ap/introduction_2_5.jsp&serno3=201002010011，取用日期：2022年6月20日。
- 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2022，新竹科學園區寶山用地擴建計畫網站，<https://pavo.sipa.gov.tw/blep/index.html>，取用日期：2022年6月20日。
- 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2020，《新竹科學園區（寶山用地）第二期擴建計畫》。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
- 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2018，《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寶山用地）擴建計畫》。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
- 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2019，《變更新竹科學工業特定區（第二期發展地區）細部計畫》。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
- 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2000，〈科學園區與新竹〉。《新竹科學工業園區二十週年紀念專刊》，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頁100-105。
- 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1981，《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新竹。
- 新竹縣政府，2008，《新竹縣志》。新竹：新竹縣政府。
- 鄭飄，2013，〈寶山寶鑑—歷史篇〉，《新竹縣國民中小學鄉土教育補充教材：寶山鄉》。新竹，新竹縣石光國小。
- 聯合國，1998，國內迫遷指導原則 (Guiding Principles on Internal Displacement)，聯合國出版。
- 謝志龍，2012，〈科學園區的開發對地方的影響：中部科學工業園區、西屯意象與在地行動〉。《社會與區域發展學報》4（1）：57-87。

羅景賢，2015，《徵收神明：民間信仰與土地徵收的互動關係》。新竹：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Adger, W. Neil(2000). Social and ecological resilience: Are they related? °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4(3), 347-364.

Béné, C., Wood, R. G., Newsham, A., & Davies, M. (2012). Resilience: New Utopia or New Tyranny? 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 30(5), 617-644.

Fiksel, J. (2006). Sustainability and resilience: Toward a systems approach. Sustainability: Science, Practice and Policy, 2(2), 14-21.

Hall P., Castells M. (1994) Technopoles of the World: The Making of 21th Century Industrial Complexes. London: Routledge.